

橋

5A 陳建寧

西班牙得世界盃，是意料之外，亦是情理之中。我知道巴塞隆拿、馬德里、華倫西亞是西班牙著名的城市，因為那裏的球隊很有水準。足球為我與西班牙，建立了一道橋。

我記得決賽那天，比賽很沉悶，球員都很緊張，沒什麼精彩的足球表演。我注意到球場上有一道橋，由入口直通至貴賓席。裏面有自動扶手電梯，外面能看到淡淡的蓮花圖案，典雅非常，比球賽更吸引。橋的一端擠滿了熱情的南非黑人，他們憑着可能是用槍搶回來的入場券進入會場，拿起自己親手製作的魔鬼喇叭，忘我吹奏，不管第二天的早餐有沒有着落。而橋的另一端，來自世界各地的達官貴人，在閃光燈下走過南非驕傲的蓮花橋，走進貴賓區，優雅地為球員們喝彩。橋把兩個觀賽區聯繫在一起，但兩個區域的人依然有天壤之別。

我又想起長洲上的一條小橋。這橋真是鬼斧神工，橋上的花紋與四周的湖光山色融合為一體。遊人站在橋下就能飽覽長洲美景，盡興而回。橋壘出奇地低，僅僅能讓一些小巧的私家車從橋下穿過，似乎是警告那些坐旅遊巴來長洲的遊客：人太多便會破壞這裏的風景，最好不要進來。久而久之，橋後的那一小片綠色便很少有人記得了，只是偶爾有人開車帶同一家三四口到來，找個幽靜的地方野餐。這裏的橋沒有把人聯繫起來，反而合宜地把不同的人分隔開來。

受到長洲這座橋的啟發，我明白《白蛇傳》最後一段「斷橋」的含意。白素貞和許仙在橋上拉拉扯扯，糾纏不清。兩人各訴衷腸，表露真情，最終冰釋前嫌，釐清誤會，和好如初。

這裏的橋和長洲的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橋是兩人之前產生的誤會和隔閡，是溝通的鴻溝。斷橋的意思並不是指兩人恩斷義絕，反而是打破阻礙，讓二人重新聯繫起來，故事有大團圓結局。

從古至今，人類從未停止對未知的探索。我們建造的橋通向未知的村落，通向未知的國家，通向整個世界，甚至計劃通向火星，通向宇宙的每一個角落。橋令我們可以和異地的女子相愛，也令我們可以找出逃亡到外國的仇人。我們逐漸可以打破地域限制，與世界各地的人溝通，卻驚覺再也離不開電腦和電話。世界雖然互相聯通，但跨國的犯罪集團也隨之誕生，無論西班牙和荷蘭哪一隊足球隊勝出，都會引來數以億計的球迷或者賭徒謾罵不止，恨不得打斷場上球員的雙腳。

世界貿易的橋樑雖然開通了，但合作的背後存在激烈的競爭。無論政府作出什麼政策措施，都永遠不會令人滿意，因為內地經濟增長比我們迅速，歐洲國家比我們民主，美好的香港就此一無是處。擁有良好的溝通渠道，誤會和矛盾並沒有絕跡，連早前不禮貌對待內地團友的香港導遊阿珍都懂得說她與團友有「誤會」，這些事情即使有人牽線搭橋讓人解釋清楚也是徒勞。而我們偏偏依賴這些橋樑，無法脫身。因此，當災難來臨的時候，最沉重的打擊不是缺水缺糧，而是電訊網絡中斷。而我們這個用各種各樣的橋架構起的世界，沒有理想中的和諧與公平，即使大家都互相了解，歧視和紛爭依然存在，貧富依然懸殊，世界上不同的人愈走愈遠，南轅北轍。我們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，但我依然感到寂寞，所以要造橋通向火星……

而我們對此物，用之正則正，用之邪則邪。我們對橋又愛又恨，卻無可奈何。我們對待世間萬物，不也是一樣嗎？